

玷污水源

——扔进井里的惨杀

杉本千代吉

(大尉)

秋天的天空清澈高爽，扫帚云染得通红。在广阔的高粱大田里，方才还在辛勤劳动的农民们的身影已经消失。从洋槐或杨柳环绕的每座村庄，已经开始冒起了淡紫色的炊烟。

没有一发枪弹声音的山丘，村庄，所到之处的“村人接待”，点心、鸡蛋、香烟、馒头——应有尽有，使我们痛快。“这才是恩威并用的无敌皇军的形象。”我一边抱有这样的幻想，一边走在有很多小石头的农村道路上。

这就是广播和报纸歇斯底里叫喊的ABCD包围圈。在山东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的直接指挥下，残酷地驱使几百万中国人民，在津浦铁路两侧的肥沃土地上，开始挖掘绵延几千公里的封锁沟。这是1941年10月上旬的事情。

因泰山而有名的泰安县城西南20多公里，有个叫作夏张的镇子，我分驻在那里，伴同中队长山野中尉出去“宣抚行军”，巡查了东牛庄、刘门庄等几个村庄，朝夏张归来。

“看到日本军身影就逃跑的家伙是可疑的家伙，把他抓来！”中队长的一句话，安静的晚秋空气被马蹄声所扰乱，

卷起的沙尘把二三百米远在右边大田上走着的人影一瞬间包围住了。

不大一会儿，骑兵把一个40岁左右的农民拖了回来。痛苦地用一只手按住从面颊到下颊的新鲜鞭痕的农民，挺害怕地哆嗦着那满身是土的身体。

“喂！”在值班士兵运来的高粱秆上一屁股坐下的小野，略微抬了一下下颊。

对于做这种事情非常习惯的士兵们，等不及地纷纷跑去，簇拥而上，搜查那农民的身体。

那农民把装有烟管和烟丝的手制布袋——还有打火石——扔在地上。

“……”他说着不明白什么意思的话，一边摇摇晃晃，一边张开粗壮的大手，向我这方面徐徐逼近两三步。

夕阳照晒的手掌，长着相当厚的硬皮，长年和泥土打交道，上面刻着辛劳的深深皱纹。

“怎么啦？这个混蛋！认为我是新来的，小看我吗？”我内心非常生气，但是，来到山东仅仅半个多月，怎么办才好呢？我慌忙地看着中队长。

好像那样的事情完全知道怎么办，中队长山野没有表情，抽着烟，眈眈着眼，使人感到眼光像蛇似的舐遍农民的全身。在土腥味的这个农民面前惊慌失措的我，感到非常羞愧。

“喂，有啦！……”摸到农民肚皮附近的士兵喊着，抽出了有点脏的布包。

“啊……”他也许不想干，但不禁对那想要转过身体的农民的腰上用枪托横捣下去，那农民噗的当场弯下了腿。

“活该！混蛋！”手上拿着布包的士兵，迫不及待地迅

速打开了。褐色的粉面零散地掉了下来，从当中露出来的东西，是不辞繁重的田间劳动的父亲对孩子——哪怕是对贪玩的孩子——满怀着爱情，留下的吃了一半的高粱煎饼。这对农民是极其宝贵的东西。

“哼！这样的东西……妈的！”希望落空，士兵使足力气把那东西扔在了地上。但这还不满足，他又用军靴啪啪乱踩。农民看见在脚下踩得粉碎的煎饼，一瞬间脸上露出激动的怒色，静静地闭上了眼睛。这在农民来说是极为难以忍受的。

“为什么逃跑？……你肯定通八路……喂！”山野中尉那尖尖的颧骨附近露出了阴惨的轻蔑的一笑，用军刀的刀鞘使劲地捅着农民裸露的胸口。

只听到低沉可怕的一些声音……啊，这是拷问时的窍门！……我的眼睛注视着山野中尉的手头。

“不，我是百姓，正想要回家。请饶了我吧！”农民的脸变得苍白了。

“这个混蛋！死皮赖脸的家伙，说！不说吗？”在想要往后躲的农民的背上，小林伍长的鞭子像要把肉撕碎似的啪啪响着。每响一次，农民都用两手抱着头忍受着。

军刀或鞭子，几十双狰狞的眼睛包围着，从不能忍受的不安和难以忍受的痛苦当中，农民用两手把垮了的身体勉强撑着，把头使劲地在地上叩着，多少次反复申诉：“我是百姓，请饶了我吧！”眼里满含着大滴的泪水……

但是，我并没有听进这些话，那是些无关紧要的事。

“讨厌……这个混蛋！”我不客气地走了过去，使劲地踢农民的肚子。

“呜呜……”农民发出呻吟声音，横躺着。我斜眼看着

他。事情办得这么顺利，我内心得意起来，点着了香烟。

昨天由泰安回来的路上，在六郎坂那村庄砍死了农民父子两人仍然若无其事的这个杀人的山野，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干呢？我带着像看马戏团表演似的轻松心情，兴趣很浓地注视着下面出现的行动。

“喂！不招认吗？八路什么时候来的？”随着老一套的审问，鞭子执拗地纠缠在农民背上。发出呻吟声音在皮鞭下面转动的农民，藏青的工作服被撕得破破烂烂，不管风天雨天都坚持不懈地劳动的健壮身体已裹上血和土，变成紫黑色。在急剧的呼吸中，农民仍旧拼命地不断哀求。

啪！啪！……冷酷无情的鞭子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残酷地强烈打着农民的身体。

农民发出微弱的呻吟声音，咬紧牙关，那被晒黑了的脸，由于血、油汗和泥土而变成了很难看的样子，像石头一样的拳头牢固地紧握着。

这种样子对我来说太有趣了。在哈哈大笑的士兵们当中，我叼着烟吸着。

听到草叶因风摇动而发出的刷刷声和驱赶驴子的鞭声，就到处惊慌失措地喊着“啊，是八路军”的日本兵，一旦站在手无寸铁的和平安民、妇女和孩子面前，就立刻露出牙齿猛扑过去。

“畜生！……这是个非常顽固的家伙……”山野中尉凶恶地站了起来，恶狠狠地抓住农民的后脖领，往那不到10米远的井台拉去。

劳动人民长年累月非常喜欢亲近的这口水井，在田间劳动时作为一家欢乐的休息场所的这个水井台，要被魔鬼般的畜生似的日本兵们不知羞耻地当作杀人的刑场。

农民拼命地试着要从山野手中逃脱，但是，被鞭子和军靴折磨得很厉害的身体怎么也不能做到。

显露出满意微笑的山野中尉喊道：“这个混蛋，喝点水去！”他使足力气把农民推到了井里。这是他一开始就想好了的计划。

“哎呀！……”在强烈的水声中，从肺腑翻腾出来的农民的惨叫中断了。我跑近前来，那井底挣扎的农民身影，在仅仅射进的一点光线中只看到模糊的黑色一团。

“好，在这样的时候，我……”我手里拿起井台上的石头。一瞬间，我耳朵里听到拼命的大喊大叫的声音：“大人，大人，我是老百姓！”

这个声音，是农民抱着对过分野蛮行为的强烈憎恨，为了那围着晚饭饭桌等待得心焦的可爱的妻子和孩子们——还有年老的双亲，始终怀着挣扎活下去的悲惨愿望的声音。但是——

“别手脚乱动，你这个笨蛋老百姓！现在就叫你舒服！”我嘲笑着，一边想象那随着石头落下而在水里沉没的农民的姿态，一边瞄准在水里动着的黑影，把一块石头投了下去。头一样大的石头，一两次撞到侧壁上，反跳起来落了下去。嘿，命中啦！……我不由得拍起手来。但是，黑影刷的避开了石头。扑通！响起很大的水的声音。飞溅的水花散乱地洗刷了侧壁和农民的身体。

“畜生！喂，磨蹭什么呢？快拿石头来！”我勃然大怒，把火气撒向了部下。军靴在附近咯吱咯吱地乱响起来。

一……二……三……我感到热烈期望的当爪牙的中队长和部下已瞄准了目标，接二连三地投下了石头，脚下的土零落坍散下来。

混杂着水声的是农民那微弱的声音。每当农民叫着的时候，都有人喊：“打中了！打中了！”我沉浸在非常愉快的气氛当中，仍旧很快地投下石头。

井水很冷。农民拼命躲避毫不留情扔下的石头。他为了祖国，为了孩子们，不顾全身麻木的伤痛，不顾微暗的水井中袭来的疲劳，以及那忍受不了的绝望感。充满对鬼子的强烈憎恨，他在泡到胸口的水里为夺取自由而活动着手脚。

“好，如果是这样，一次扔下两块！好吧，一、二、三！”

想象着头破了吐着血沉没下去的农民形象，我使足力气扔下了石头。

混杂着沙土的两块石头一先一后猛烈地打破了农民的肩头。噗嗤……沉闷的声音，溅起水花，农民的身体一下子看不见了，但是立刻探出头来。

他把难以支持的身体好容易靠住井壁，往上看的脸上充满了无限仇恨。

时隐时现的苍白的脸使我忍不住焦躁起来。

“还动着，死皮赖脸的家伙！”我努力一下投了十五六块石头。啪！令人难受的声音。“呜！”最后听到一声大的呼叫压住了水的声音。农民的身体在水中消失了。

“哼！终究是完蛋了吧？人也是意想不到会糊涂呀！杉本……”中队长一边看着，一边嘲笑地用高兴的声音在我的耳旁说着。

“啊，我也终究成为一个体面的军官啦！”我兴致勃勃地说。

“你也一起投生去吧！”我把摔在脚边的草鞋用力踢进了井里。

从金井山的山顶吹下来的秋风，在平原上，像传播着农

民的悲哀和愤恨似的，开始静静地吹着，连续不断。薄暮逐渐笼罩了周围。

煤矿、县城、街道，像网眼一样布满四周的是几千几万个日本分驻队。就这样，使山东的山野染上血，使和平的中国人民落到悲惨的最底层。这时，满载着煤、小麦、棉花、家畜等所有一切资源的货车，连成一串，不分昼夜地沿着津浦线北上。

我着手干这种野蛮行为的四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即使是一个人，也要杀很多的中国人，即使是一条枪，也想要夺取很多的武器。在这个广阔的山东省的每个角落里，拼命地到处乱闯，无恶不作。

现在，在我的头脑里，因狠毒的拷问而痛苦的农民形象，接连不断斗争到最后而自我引爆的年轻的八路军战士，被烈火包围的村落，被烧得坍塌的无数鲁南鲁中的村庄等等，没完没了的罪恶行为明显地浮现出来。

我究竟为了什么到中国来的？我为了什么要践踏那美丽的山河，狠毒地杀害那些纯洁的人们呢？

回顾我自己走过来的前半生时，难以自容，如箭穿心。

战争，正是侵略战争，才使得我这样干。我有责任，不让这场充满罪恶的战争灾祸再次加在和平人们的身上。被我的手屠杀的人们现在什么也不能说了，这时，活着的我，无论如何，必须站起来反对战争。

简 历

学历：初中毕业

旧部队名：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45大队

出生县：静冈县

年龄：38岁（1919年生）

笔者的片言只语（1982年7月）

由我这篇拙文能否领会战争的残暴呢？我对中国的人们犯下的无数次非人罪行，自然是我本人的责任，但这也是由于所说的战争具有不可估计的力量，彻底夺走了我的人性的，让我随意乱搞。

这种罪恶一生也难以偿还。自从回到故国以来，经过了26年的岁月，回头看，就像昨天的事一样。在剧烈变化着的日本发呆的我，每天都在和严酷的生活进行斗争。由于周围很多人温暖地援助和鼓励，我现在好不容易才和妻子、年老的母亲三口人过上安静的生活。

到了星期天，嫁在近处的女儿带上外孙来了，非常热闹。看到嬉戏玩闹的天真烂漫的三个外孙子，我深切领会了和平是多么重要。这个和平的日子，到什么时候也要让它继续下去，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然而，最近竟以“从他国来的侵略”为借口，公然叫喊扩充军备。这就是眼里看不到死的商人们的巧妙宣传和阴谋策划。我感到我们不久将有向战争道路前进的危险。对亲身体验过战争残暴的我来说，无论如何，绝不允许这样做。这是为肩负下一代责任的年轻人着想，也是为了我的孙子们……

“年轻的人们呀，拿出勇气，在和平的道路上前进吧！而且，在重视自己生命的同时，也请尊重别人的生命吧！”

（杉本千代吉）